Alle gegen Alle: 控制论、力量与后人类的巨碑

Aldo Poblete Varas
2026年11月10日

所有人对抗所有人，在莱茵河畔。投石机、帽子、炮火下的大教堂、在水下奔跑的人们。一门半睡半醒的控制论。它的对话者与其说是操纵指挥系统的人，倒更像见习神父。几个年轻的哲学学生正以教学上的明晰和预备教育的本能，一点点埋葬这门控制论。他们在该做的时候做了别人要他们做的事，也为该辩护的东西作了辩护。可世界从来不是这样运转的。它让最强的东西、能强行立足的东西居先。一代代人使自己得以诞生，让身体为集体毁灭做好准备，指引他们的唯有力量。最终，胜利将属于那些即便怀着时代灌输给他们的无边恐惧，依然投身火焰的人。拖拉机以骇人的速度驶过社会的田野，把法律曾容许的不规则之处轰得粉碎。为了维持那不完美的秩序，那些受教育过多的人不得不任由自己的手臂和道德一再被拧歪。

我们必须能在仿佛空无一物之处看见某种东西，必须活得仿佛永远还有一个彼岸，同时明白，当作意识形态使用的偶然唯物主义，不过是我们最凶悍的一种天真。从不可能存在之物中，森林化为软件，说服朝圣者相信，我们战后的平静是一个电子诗人计算出的误差。东京显现为我们建筑之苦的昼夜平分点，而今日的德国提醒我们，历史仍然在。一场河畔的战斗。向下，再向下，在地下，各支分队依然以慢动作向不可化约的钢铁推进。这条河边，神父的渴，如今是纯粹的对话，一座视觉迷宫。永无尽头却疾驰而过的日子。学生们迫使一位老人说出他不愿说的话。在这里，痛苦与任性分离，神秘主义者的文本与最终版战术手册分离。保险已经解除。哲学必须利用世界。反向操作必须弹出。这场对话与一门正疾驰越过纯然属人之境的科学有何关系？为了前进，我们必须容忍多少毁灭？我们一直试图谈论后人类。一种尚未完全弃用的美学使我们无法完成整个跃迁。然而，我们这些近乎机器的存在，已经渡过了那条河。

得先放好一块砖，才能砌上下一块。在这基础上，我们要求一种自由，保证我们能经由秘密通道抵达天空的边缘，进入那台吞噬我们所有人的贪婪机器的中心。凭借科学和话语本身，我们建起一个总体，试图从每一种疾病中汲取新生的健康，从每一场屠杀中汲取永恒的和平，这和平以承认诸意识的垂直性为基础。诗人最高的成就是拯救自己，尽管他与语言的交涉徒劳无果。写作一直就是问题所在。我们找到

的解决之道是写下去，一刻不停地喂养档案，与此同时，一座黑白两色的巨碑在我们身后升起，标示我们的人文主义时代的终结。我们必须为进步被肢解作证。我们必须照料那场崩塌。

给共生体的药物，腐烂躯体的解放，一种来自充满一切可以想象的确定性的未来、正在系上安全带的仿生人式现实。新材料领域中的生命与后生命，自动化的科学，以激烈争论为形式的战争，后果世界的终结。怀旧的人会告诉我们，在众生尚且会死的时候，一切都更简单、更好。针对青少年的超现实修辞将把我们淹没。控制将如此绝对，以至于混沌将达到极致，即使一切看似都要溢出，它的边界仍完好无损。复活的人将是另外的人。他们会各用各的方式惹出麻烦，我们则不得不应付他们。那将是一个幸福的时代，也会在某些方面令人厌恶。

生命在任意之中，在对一个方向的持守之中。幸好，故事会被自动化，免去我们解释显而易见之事的苦楚。故事会讲述生命如何从无限的混沌手里夺过牵绳。如今生命把牵绳握在自己手中，引领自己未卜的命运。智能将绘出实在的边界，只为改变这些边界，随心所欲地活下去。技术从未来深入古老之境。给宇宙以自由。感到自身自由之险的意识。